



編輯同志：您好！居在老城區，感受到鳥鳴的薰陶，有感而作，首投給您，敬請雅正！

一窗鳥鳴

疏澤民

晨曦初露，窗外就傳來一聲聲鳥鳴，將我從睡夢中喚醒。

天還沒有亮，身子骨依然有些疲乏，我躺在床上，靜靜地聽着窗外的鳥語，一聽，就聽出了意思。

一只鳥兒說，早上好。另一只馬上回應，你好，你好。一只鳥兒的聲音比較大，大約是喜鵲，扯着嗓子喊，快來看呀，快來看呀。看什麼呢？我想，它一定發現了“新大陸”，正在呼朋引伴。果然，窗外立即傳來鳥翅振飛的聲音，接着是幾只鳥兒歡呼：真美啊，真舒服啊。一只山雀，舒服極了，尖着喉嚨唱起了山歌，另一棵樹上馬上就傳來同伴的應和；還有一只，大約是山雀的閨蜜，笑嘻嘻地打趣：你倆是天生的一對，地就的一雙呀。山雀聽了，一邊撲動着翅膀飛過去，一邊嗔怪着：就你多嘴，看你胡說。那閨蜜，連忙嘻嘻哈哈地求饒……聽到這里，我噗哧一聲笑了。

居住在老城區，有一個四合院，院子里栽了十來棵香樟樹，正對我家的窗外，就有一棵，一年四季枝繁葉茂，蒼翠欲滴。不知什麼時候起，院子里就飛來了一群鳥

兒——或許是一個家族，或許是幾個家族——整天在樹叢里穿來鑽去，嘰嘰喳喳地鬧騰，給平靜的四合院增添幾分大自然的生機。

和一群鳥兒住在同一個四合院，那是我們這個小區居民的福氣。披一肩疲憊下班回家，我總喜歡站在窗前，看鳥兒的表演，聽鳥兒的歡歌。在枝頭上，在樹叢間，那些鳥兒或單腿獨立，或點頭翹尾，或搖頭晃腦東張西望，百態千姿，意趣盎然。大多數鳥兒是不怎么怕人的，它們常常光顧我家的窗臺。那天我在窗前看風景，一只山雀飛到我家窗臺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似的朝屋裏瞅瞅，探頭探腦的。見我站着紋絲不動，它又扭動小腦袋，滴溜着小眼睛，從不同的角度與我對視，大概是覺得沒有危險，就嘰嘰喳喳地為我唱了一支山歌，尾巴一翹一翹的；接着又搔首弄姿地用小嘴在腹下、翅下、後背來回輕輕按摩，如同啞

劇表演，讓人忍俊不禁。而更多的時候，是一只鳥兒在前面飛，後面跟着一大串，像是院子里那些學齡前兒童，滿院子里瘋跑；有幾次個頭小的麻雀被迫得無處藏身，竟鑽到我家抽油煙機的排風道里，在里面打打鬧鬧，撞得排風管“砰砰”作響——這是一群多么淘氣的“孩子”啊，我的心里，唯有羨慕和嫉妒。

一窗青翠，一窗鳥鳴，一窗天籟，讓人捨不得辜負。雙休日得閑，我總喜歡坐在窗前，沏一杯香茶，讀一本文選，寫一些心情文字。受窗外風送草香和鳥鳴的薰陶，我竟有些恍惚，感覺自己不是坐在鋼筋水泥的小樓，而是走進綠油油的原野，走進鬱鬱蔥蔥的森林，走進充滿詩情畫意的村莊。生活在老城區的四合院，被清脆的鳥鳴攪攪，感覺自己成了快樂的神仙。

有人說，鳥是樹上的花朵。仔細一瞧，還真是神似。鳥兒收起翅膀，棲在枝頭，便是蓓蕾；張開雙翼，便是打開的花朵。樹因為鳥而生動活潑，鳥因樹而收放自如。鳥與樹的結合，竟是如此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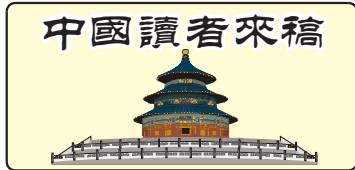
如此完美的，又豈只是鳥與樹？在這個老城區，在這個四合院，居民視綠樹和鳥兒為自己的鄰居，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這是一幅多么和諧而溫暖的圖景啊。

作者：疏澤民（中國作家記者協會會員）



[編者按] 長期以來，伊利華報一直不斷地收到來自國內的稿件，近年來隨着伊利華報電子版在國內影響力的增大，越來越多的文學愛好者給本報投來稿件，由於版面的限制，很多的優秀作品都沒有機會與華報的讀者見面，本報在此深表歉意。因此，編輯部特地安排版面，把其中的部分作品刊登于此與大家分享，同時也以此感謝國內各地的文學創作者

對伊利華報的厚愛，並希望創作者們繼續關愛本報，傳來你們的好作品，讓我們大家一起為宣傳中華文化盡力。



沉默的父親

陳海金

沉默的時候
父親將心事吐成一個個煙圈
圈點母親 圈點孩子
也圈點了我
老屋的心
便柔軟成一縷炊煙

沉默的時候
父親將話語交給一把鋤頭
述說田野的墒情 日子的溫度
也述說雲卷與雲舒
土地的心
便碎成陽光的顆粒

沉默的時候
父親將愛浸成一個背影
刷新荔紅 刷新玉米黃
也刷新了稻花香
季節的心
便呈現繽紛

沉默的時候
父親將自己彎成一座拱橋
靜靜地看水中月
缺了圓 圓了缺
縹緲成誰
粘滿笑聲的童年
然而跨過高山
跨過大海
我的心
竟跨不過這一座小小的拱橋

作者：陳海金，80後打工詩人。作品散見《僑報》《中國教師報》《詩詞世界》《雲南經濟日報》《西藏法制報》《工人日報》《黃金時代》《寧夏日報》《佛山文藝》《長沙晚報》等 200 余家報刊。



懷念 外一首

田喜

秋收過後，外公
每天更是早出晚歸了
他要在院子里
堆一座大山的饋贈
儲存好一個冬天的熱量
一把鐮刀，一根繩子
還有撿草的筍子
每天吃完飯就向大山出發
傍晚背回一座柴草山
直到大雪封山
接下來是一年當中
最好的日子，灶台前
外公燒火
外婆做飯

月光下

今晚的月光
清淡，沉靜，適宜下酒
自飲或是对酌
都不負淡淡的溫馨
喝是場面上事，是一種氣氛
飲是寂寥，是情調
今晚就着月光下酒
吟千古咏月之詩，猶如
與古人对酌

作者：田喜，在企业工作。在《羊城晚報》、《金融時報》、《遼寧日報》、《青春詩歌》、《香稻時報》、《詩東北》、《湖南詩人》、《唐山文學》、《中國小詩》、《詩友》、《中國石油報》、《北歐時報》、日本《陽光導報》、緬甸《果敢週報》、《中國老年報》、《風流一代》、《遼寧青年》、《中國詩選刊》、《打工詩人》、《新詩大觀》、《詩中國》、《詞作家》等全國 60 余家報刊發表文學作品 300 多首（篇）。多次獲獎。

隱約而至

豈敢從容？這條山路越來越小，雜草叢生。旁邊的大樹上落下三兩聲，悠長悠長。看到蒲公英隨風飄散。我問，她的每一顆種子都有自己的命運，來年的春天嫵媚盡顯嗎？

看到藤把樹纏成病態，可憐兮兮的樣子。沒有人來議論，內心的節律正常。

雨，突如其來。雨過天晴，該有兩種人。他看天空如洗，蔚藍壯美。他看大地淤泥堆積，小溪水漲。

其實，在那遙遠的地方，雪花飄飄。擁擠的人流里，那個走出大山的人只有孤單相隨，自己講故事給自己聽。

在山中，山路的盡頭是茶園，依稀的是揮鋤的身影和腳印。

一種勞作之思，一種泥土的味道，一種盡頭就有美景。

在夜色里猛醒，我聽見，春聲順路逶迤，隱約而至，從此開始飼養簡單的日子。

晨起去登山

向前，向上，向着太陽快要照到的地方。

山路越來越陡，彎彎的形狀如三月的情緒那樣浮躁。露水還在葉子上欲落成滴。小黃花還是午夜哭泣的模樣。

手打幼小的枝葉，眼睛注視高大的喬木，斑駁黝黑的樹皮上有很多純潔的眼睛，外形千奇百怪。

我們對視，無語。鳥聲落下，打在清新的空氣里。我用耳朵收集音符。越來越清脆，越來越沒有節律。

繼續，放開腳步，跟誰的遠近已經無關緊要。遙望，山巒重疊，山嵐輕輕，知道一定存在着遠方。俯視，看不到炊煙，聽不到狗叫，有人在菜園行走，我說這是如今現實的村莊。

想是可以想，不該想的也想，想是自己的，這種個人行為像山花一樣自由綻放。

深山很深，山頭很高。我對着一條乾枯的溝壑不悟。正是谷雨，正是採茶的時節，誰唱起茶歌？

茶園，茶園，心中的莊稼地。我開始對着茶樹清唱，這樣的早晨，仿佛自己也漂浮起來，而且芬芳四溢。

坐在樹樁上微笑的男人

他在等一群人。他在一座瓦房前徘徊。他發現了樹樁，飛快跑過去。坐好，招呼一個路人為他拍照。

同事要發微信，指着照片問，該如何寫上一句話表達我們的發現。我看了看說，坐在樹樁上微笑的男人。



隱約而至 (外四章)

吳奮勇

他微笑地走來，看着，滿臉的不高興。我說，你怎么敢在陌生人的門口微笑。他說，我的微笑和別人無關。

我沉默了。我想着樹樁，先前應該是一棵大樹，歷經多少的風雨，綠蔭如蓋。為什麼要砍掉，為什麼要留着一段和椅子一般高的樹樁，還有多少人曾在上面坐過。我想着，然後暗自發笑。

他突然又說，我的微笑和你有關。和我有關？我大吃一驚，然後打開微信，發現樹樁上坐着是我，在微笑，這微笑很自然，像一朵山百合。

給茶園起名

谷雨不雨。雨已經下很久了，在適當的時候結束了。我想，看到的水一定是從去年

的冬天開始雲集而來，不問拐幾個彎。我想說的是眼前的茶園，茶園總有田野的形狀，也有海的氣勢。

我不是雜草，也不是浪花。誰給茶園起了名字，應該是我，我剛讀着詩，剛和一個陌生人談詩。

一山一山的綠呀！經歷怎樣的過程，延續了血脈，最先得知春風的走向。俯下身子，把手一伸，觸到嫩葉，感知到春深，我就是春天。

如今，是春茶採摘的時節，我不再說出疼痛。瞪大眼睛，閉上眼睛。我發現有些夢，驚人地相似。

夢里夢外，茶飄香！

苔蘚

突然發現，和別人無關。用自己的眼睛專注，用自己的身軀行禮。

瀏覽不盡新綠，遮掩不了光亮。

一簇簇，在石階的縫里，和細土親密，和石頭結緣。

該怎樣形容微小、繁密、擁擠。怎樣形容整齊、統一、成群。

它們熱愛土地、陽光、雨水和生命。對這單純的生命，突然之間，內心總有一些疼。

我俯下身子，眼前，竟然汪洋起來，像淺淺的海。一直保持這樣的姿勢，害怕一轉身，它嫁給了東風和雨水。

暗香不浮動，我拾階而上，遇見追趕季節的人。

吳奮勇簡介

吳奮勇，男，1968年6月出生，福建安溪人，1992年畢業於泉州師專生物系，現為中學高級教師、安溪縣福田中學校長、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泉州市作家協會會員、安溪縣作家協會副秘書長。1990年開始發表作品，散文詩最多，其他次之，合 500 余件，散見《散文選刊》《散文詩》《佛山文藝》《意林》《文苑》《聰明泉》《福建日報》《泉州文學》等報刊。2013年5月出版散文集《鄉間月光光》（中國戲劇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散文詩集《鄉間清唱》（鷺江出版社）。